



ル 6
2529
22



門外名
號2529
卷49-33



吉林通志卷八十四

人物志十三 金十二

完顏鄂博庫

温特赫伊蘇瑪勒

富珠哩伊隣罕

布薩揆

宗浩

瓜爾佳清臣

完顏薩布

持嘉烏新

完顏仲德

完顏鄂博庫

原作兀不喝

會甯府海古勒

原作海姑

寨人年十

三充女直字學生補上京女直史再習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尙書省令史天德初除吏部主事鞫問扎

蘭原作路詐襲穆昆事人稱其能擢右拾遺海陵謂

之曰朕始聞汝名試以吏部主事今計其實優於所

聞遠矣累遷右司郎中從海陵伐宋至淮南聞世宗

卽位於遼陽鄂博庫入白其事海陵沈思良久曰卿

等始聞之邪我已知之遣人往矣此大事勿泄於外

大定二年秩滿當代世宗喜其善敷奏特詔再任謂

宰臣曰鄂博庫爲人公忠後來有如斯人者卿等宜

薦之其見知如此金史本傳幹罕原作已平詔罷契丹明

安穆昆其元管戶口皆隸女直遣往區處分置人戶

贍貧乏其未嘗爲亂與來降者仍舊若未經罷去明

安穆昆合承襲者仍許承襲兼括買契丹馬匹尋改

同知大興尹遷橫海軍節度使初到官獻囚能得其

情人以爲不冤五年卒於官宏簡錄

温特赫伊蘇瑪勒原作温迪罕率賓屯茂赫辰原作

春懣歡人徙上京和掄舍哩原作忽兄卓諾原作國初

有功授世襲穆昆伊蘇瑪勒性忠正強毅善射有膂

力皇統初襲兄穆昆積戰功爲洮州刺史謂人曰穆

昆兄職也兄子烏楞古原作幹今已長矣遂以穆昆

讓兄子宗弼聞之曰能讓世襲可謂難矣除貴德州

刺史改伊勒敦兀詳袞烏庫哩原作烏部族節度使

改昌德軍正隆四年大徵兵南伐秦州明安定遠阿

巴原作阿補以所部叛還與七穆昆兵執之勒其眾以付

大軍金史本傳契丹反率數千人殺賊萬餘於雅哈原作伊改

河以功遷臨潢尹宏簡錄世宗卽位賜手詔曰南征諸

將士及卿子姪安遠烏楞古蘇布特原作斜普兄弟具甲

仗悉來推戴朕勉卽大位卿累世有功耆舊之臣緣

邊事未甯臨潢劇任姑仍舊職聞樞密副使白彥敬

原作約索南京留守赫舍哩原作石烈志甯來討契丹今已

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遞去兼起異謀若

至則已若不至卿當以計執而獻之兩次遣人招誘

招討都監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還兼

老和尚不知朕已卽位卿可使人諭以朕意如來降

悉令復舊邊關之事可設耳目是時幹罕原作窩幹已反

領兵數萬來攻臨潢諸路軍未至幹罕勢益大伊蘇

瑪勒領城中軍士六百人邀擊幹罕數接戰勦殺甚

眾所乘馬中流矢而仆爲賊所執使招城中人曰生

死在頃刻能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殺汝矣伊

蘇瑪勒罵賊曰我受國家爵祿肯從汝叛賊乎賊執

之至城下迫脅之使招城中其妻子官屬將士登城

臨望伊蘇瑪勒厲聲曰我恨軍少不能滅賊人生會

有一死耳汝輩慎勿降賊一旦開門納賊城中百姓皆被殺掠毋以我故敗國家事賊無能為賊怒殺之城中人皆為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繕完城郭右監軍實圖美原作神土懋輔國上將軍阿索美原作阿思懋乘城固守賊不克攻遂引眾東行金史本傳大定之初幹罕橫噬有弗戢之畏焉志甯傳贊伊蘇瑪勒死得其所忠義傳序固所謂賢也志甯傳贊記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戍邊圉之臣不可以不論焉本傳贊

富珠哩阿隣罕原作孛術魯阿魯罕隆州伯爾克原作碧離葛山人

年八歲選習契丹字再選習女直字既壯為黃龍府路萬戶令史貞元二年試外路胥吏三百人補隨朝阿隣罕在第一補宗正府令史累擢尚書省令史布薩忠義討幹罕原作窩幹辟置幕府掌邊關文字甚見信任賊平阿隣罕招集散亡復業者萬人金史本傳大定二年忠義傳復從忠義伐宋屢入奏事論列可否上謂宰相曰阿隣罕所言可行者即行之宋人請和忠義使阿隣罕往和議定復入奏賜銀百兩重絹十端忠義薦阿隣罕有才幹可任尚書省都事詔以為大理司直未幾授尚書省都事除同知順天軍節度使赫舍

哩原作統石烈

志甯北巡阿隣罕攝左右司郎中還朝再

遷侍御史上問赫舍哩良弼曰阿隣罕何如人也對

曰有幹才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順數日遷勸農副使

兼同修國史侍御史如故改右司郎中奏請徙河南

戍軍屯營城中者於十里外從之遷吏部侍郎除山

東路統軍都監徙置河南八明安遷武勝節度使

本傳二十二年十一月充賀宋正旦使交聘表入為吏部

尚書改西南路招討使有司督本路明安人戶所貸

官粟阿隣罕乞俟豐年從之軍人以甲葉貿易諸物

天德權場及界外歲采銅礦或因私挾兵鐵與之市

易皆一禁絕之上番軍不許用親戚奴婢及傭僱者

營塹損圯以時葺治不與所部明安穆昆會宴故兵

民皆畏愛之上謂太尉守道曰阿隣罕及上京留守

完顏烏哩雅原作幹里也皆起身胥吏阿隣罕為人沈厚

其賢過之改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金史本傳二十八

年四月世宗紀召為參知政事金史本傳吏員入相止此一

人八字依詳校本增異數也宗室助傳先是陝西軍籍有關舊例

用子弟補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隣罕於旗鼓手內選

補軍人以春牧馬經夏不收餉瘠弱多死阿隣罕命

以時收秣之春秋督閱軍士騎射以嚴武備終南採

涿者節其期限檢其出入以防奸細上謂宰相曰阿
隣罕所至稱治陝西政蹟尤著用之雖遲亦可得數
年力也命條上天德陝西行事上稱善以疾乞致仕

除北京留守卒金史本傳

布薩原作僕散揆本名臨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兼都元

帥沂國武莊公忠義之子也少以世胄選為近侍奉

御大定十五年尙韓國傳有大長字依詳校本割公主擢器物局

副使特授臨潢府路哈沙河原作赫沙阿世襲明安歷近

侍局副使尙衣局使拱衛直副都指揮使為殿前左

衛將軍金史本傳坐與外人竊議罷歸田里宏簡錄尋起為

灤州刺史改蠡州人為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尙書

章宗即位出為泰定軍節度使改知臨洮府事以政

蹟聞升河南路統軍使陝西提刑司事揆剛直明斷

獄無冤滯禁戢家人百姓莫識其面積石洮二州舊

寇皆遁商旅得通於是進官一階仍詔褒諭金史本傳明

昌四年坐嘗稱鄭王永蹈免死除名宏簡錄未幾復五

品階起為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以戰功遷西北路

副招討進官七階賜金馬盃一銀二百兩重綵一十

端復以戰功升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賜

金五十兩重綵一十端復出禦邊轉戰出塞七百里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至齊呼勒圖原作赤胡覩地而還優詔褒諭遷一官仍許

其子安貞尙邢國長公主且許揆入謝禮成歸鎮會

韓國公主薨揆來赴上諭之曰北邊之事非卿不能

辦乃賜戰馬二即日遣還揆沿徼築壘穿塹連互九

百里營柵相望烽候相應人得恣田牧北邊遂甯復

以手詔褒諭且欲大用金史本傳承安四年二月章宗紀以

知興中府事赫舍哩原作統石烈子仁代之敕盡以方略

授子仁既入拜參知政事金史本傳四月請罷諸路提點

刑獄從之五月庚戌上諭宰臣曰諸路旱或關執政

今惟大興宛平兩縣不雨得非其守令之過與揆上

表待罪上令還職章宗紀改授中都路額特赫格們原作

胡土愛格鸞世襲明安進拜尙書右丞尋出經略邊事還

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泰和五年宋人渝盟以揆爲

宣撫河南軍民使上諭之曰朕卽位以來任宰相未

有如卿之久者若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何以及此

先丞相亦嘗總師南邊效力先朝今復委卿諒無過

舉朕非好大喜功務要甯靜內外宋人屈服無復可

議若不知改可整兵渡淮埽蕩江左以繼爾先公之

功卽以尙廐名馬玉束帶內府重綵及御藥賜之揆

至汴蒐練軍士軍聲大振會天壽節特遣其子安貞

賜宴且命持白玉杯以飲揆及上秋獵以

史作所依
詳校本改

親獲鹿尾舌為賜

金史本傳

時宋殿帥郭倪濠州守將田

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為閒河南帥臣亦屢縱謀往

往利俊邁之路反為遊說皆言宋之增戍本虞他盜

及聞行臺之建亦畏讐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

糧糶窮蹙饑疫死者十二三由是中外信之宣撫司

以宋三省樞密院及盱眙軍謀來上又皆鑄點邊臣

為辭揆因請罷司從之又奏罷臨洮德順秦鞏新置

弓箭手

章宗紀

召揆還六年春宋人復數路來侵取泗

州取靈壁圍壽春命揆為左

史作右依
詳校本改

副元帥以討

之揆至軍前集諸將校告以朝廷弔伐之意分遣將

士禦敵復取臨淮蘄縣而符離壽春之圍亦解去敵

屢敗衄悉遁出境上即遣提點近侍局烏庫哩

原作
烏古

論慶壽持手詔勞問征討事宜仍賜玉具劍一玉荷

連盞一金器一百兩重綵一十端尋復以詔褒諭賜

玉鞍勒馬二及玉具佩刀內府重綵御藥以旌其功

宋人既敗退上欲進討乃詔揆赴闕戒以師期宴於

慶和殿親諭之曰朕以趙擴背盟侵我疆場命卿措

畫曾未期月諸處累報大捷振我國威挫彼賊鋒皆

卿之力朕不能忘是日寵錫甚厚特收其次子甯壽

為奉御乃密授以成算俾還軍十月傳作十一月揆

依詳校本改

總大軍南伐分兵為九路進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

壽至淮宋人旅拒於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惟八疊

灘可涉即遣鄂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帥何汝

礪姚公佐悉銳師屯花靨以備揆乃遣右翼都統完

顏薩布原作先鋒都統納喇原作邦烈潛渡八疊南

岸揆揮大軍直壓其陣敵不虞我卒至皆潰走自相

蹂踐死於水者不可勝計進奪潁口下安豐軍遂攻

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實上遣使諭之曰前得卿奏

先鋒已奪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各以萬計

近又西帥奏捷棗陽光化既為我有樊城鄧城亦自

潰散又聞隨州闔城歸順山東之眾久圍楚州隴右

之師剋期出界卿提大兵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

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為上昔嘗畫三事付卿

以今事勢計之徑渡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既為我有

際江為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

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一如所諭亦可罷兵卿宜廣為

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僅得

餘息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勞徠

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

要害雖未係趙擴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見時已嘗議定今復諄諄者欲決卿成功爾機會難遇卿其勉之既而宋帥邱密果奉書乞和揆以前五事諭而遣之復進軍圍和州敵以騎萬五千駐六合揆偵知之卽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於瓦梁河以控眞揚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畢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兵焉於是江表震恐宋眞州兵數萬保河橋復遣統軍赫舍哩子仁往攻之分軍涉淺潛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生擒其帥劉佺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皆宋驍將也遂

下眞州宋復遣陳璧來告和揆以乞辭未誠徒欲綏師卻之宋人旣喪敗不獲請成乃決巨勝成公雷塘渚積水以爲阻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遁去揆以方春地溼不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遂振旅而還次下蔡遇疾詔遣宣徽使李仁惠及其子甯壽引太醫診視仍遣中使撫問泰和七年薨訃聞上哀悼之輟朝遣使迎喪殯於都城之北百官會弔車駕臨奠哭之賻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五十端絹五百疋其葬祭物皆從官給諡曰武肅揆體剛內和與物無忤臨民有惠政其爲將也軍門鎮靜賞罰必行初渡淮卽命撤

去浮梁所至皆因糧於敵無餽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而與之同甘苦人亦樂爲之用故南征北伐爲一

代名將云金史本傳子安貞甯壽

安貞本名阿海尙邢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襲父明安歷官山東路安撫使以戰功遷徐州行樞密副使事貞祐四年尙書省奏其謀叛宣宗疑不實語平章英王守純覆案之質成其誣并其二子殺之以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緣坐嘗言三世爲將道家所

忌至是果應宏簡錄安貞傳

宗浩字師孟本名老宏簡錄作老漢昭祖四世孫太保兼都

元帥漢國公昂之子也貞元中爲海陵入殿實達爾

原作小底世宗卽位遼陽昂遣宗浩馳賀世宗見之喜命

充符寶祇候大定二年冬昂以都元帥置幕山東宗浩領萬戶從行仍授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丁

父憂起復承襲伊綿烏爾袞原作因閔明安授河南

府判官以母喪解服闋授同知陝州防禦使事察廉能第一等進官一階升同知彰化軍節度使事累遷

同籤樞密院事改哈斯罕原作曷蘇館節度使世宗謂宰

臣曰宗浩有才幹可及者無幾二十三年徵爲大理卿踰年授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陞辭世宗

諭之曰卿年尙少以卿近屬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體朕意因賜金帶遣之金史本傳二十六年爲宋生日使

還授刑部尙書俄拜參知政事章宗卽位出爲北京

留守轉同判大睦親府事北方有警命佩金虎符發

上京等路軍萬人駐泰州便宜從事時以糧儲未備

且度敵未敢動遂分其軍就食隆肇間是冬果無警

宏簡錄北部光嘉喇原作廣吉刺者尤桀驚屢脅諸部入塞

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準布原作阻亦叛內族

襄行省事於北京詔議其事襄謂若攻破光嘉喇則

準布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

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願欲藉彼爲捍乎臣請先

破光嘉喇然後提兵北滅準布章再上從之詔諭宗

浩曰將征北部固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

覘知哈達濟原作合底忻與博斯和原作婆速火等相結光嘉

喇之勢必分彼旣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則理必

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薩原作撒領軍二百爲先鋒

戒之曰光嘉喇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哈達濟仍覘餘

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擊破之必矣哈達

濟者與占楚瑋原作山只昆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

羈屬往來準布光嘉喇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爲之也

薩入敵境光嘉喇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
待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薩會於伊瑪原作伊米

河共擊敵而遣人誤入博斯和部由是東軍失期宗

浩前軍至特爾格原作忒里葛山遇占楚瑋所統舒嚕歡

塔原作石魯渾灘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

甚眾進至和碩原作呼歇水敵勢大蹙於是哈達濟部長

布古台原作白古帶占楚瑋部長呼巴拉原作胡必刺及博斯

和所遣和和原作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諾諭而釋之呼

巴拉言所部必里克圖原作必列土近在伊瑪河不肯偕

降乞討之乃移軍趨伊瑪與必里克圖遇擊之斬首

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

哈達濟等恐大軍至西渡伊瑪棄輜重遁去薩與光

嘉喇部長塔里瑋原作忒里虎追躡及之斡里雅布原作窰里

不水縱擊大破之博斯和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

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博斯和乞內

屬并請置吏上優詔褒諭遷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六

千置牧以處之明年宴賜東北部尋拜樞密使封榮

國公初朝廷置東北路招討司於泰州去境三百里

每敵入比出兵追襲敵已遁去至是奏徙之金山以

據要害設副招討二員分置左右由是敵不敢犯會

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贍官田多爲民所
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詣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餘萬
頃還坐以倡女自隨爲憲司所糾出知真定府事徙
西京留守復爲樞密使進拜尙書右丞相超授崇進
時懲北邊不甯議築壕壘以備守戍廷臣多異同平
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
行省事以督其役功畢上賜詔褒賚甚厚薩里原作撒里
部長圖古勒原作陶括里入塞宗浩以兵追躡與布薩揆
軍合擊之殺獲甚眾敵遁去徵還入見優詔獎諭躡
遷儀同三司金史本傳賜玉束金器重幣宏簡錄進拜左丞

相宋人畔盟王師南伐會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浩
兼都元帥往督進討宗浩馳至汴大張兵勢親赴襄
陽巡師而還宋人大懼乃命知樞密院張巖以書乞
和宗浩以辭旨未順卻之仍諭以稱臣割地縛送元
謀姦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誓書來且
言擴併發三使將賀天壽節及通謝仍報其祖母謝
氏殂致書於都元帥宗浩曰方信孺還遠貽報翰及
所承鈞旨仰見以生靈休息爲重曲示包容矜軫之
意聞命踴躍私竊自喜卽具奏聞備述大金皇帝天
覆地載之仁與都元帥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

遣信使通謝宸庭仍先令信孺再詣行省以請定議
區區之愚實恃高明必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垂聽焉
兵端之開雖本朝失於輕信然痛罪姦臣之蔽欺亦
不爲不早自去歲五月編竄鄧友龍六月又誅蘇師
旦等是時大國尙未嘗一出兵也本朝卽捐已得之
泗州諸軍屯於境外者盡令撤戍而南悔艾之誠於
茲可見惟是名分之論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無佳
兵之意况關係至重又豈臣子所敢言江州之地特
爲屏蔽倘如來諭何以爲國大朝所當念察至於首
事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固無可逃若使執縛以送

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罰於臣下所有歲幣前書已增
大定所減之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爲重輕特欲藉
手以見謝過之實倘上國諒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
深計矧惟兵興以來連歲割殘賦入屢蠲若又重取
於民是基元元無窮之困竊計大朝亦有所不忍也
於通謝禮幣之外別致微誠庶幾以此易彼其歸投
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旣
無所用豈以去來爲意當隆興時固有大朝名族貴
將南來者洎和議之定亦嘗約各不取索况茲瑣瑣
誠何足云倘大朝必欲追求尙容拘刷至如泗州驅

掠人悉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功者不較小利欲望力賜開陳捐棄前過闊略他事玉帛交馳歡好如初海內甯謐長無軍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澤洋溢鼎彝所紀方冊所載垂之萬世豈有既乎重惟大金皇帝誕節將臨禮當修賀兼之本國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續津發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伏冀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卽底於成感戴恩德永永無極誓書副本慮往復遷延就以錄呈方信孺之來自以和議遂成輒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大定中宋人乞和以王抃爲通問使所

參議官信孺援以爲例宗浩怒其輕妄囚之以聞朝廷亦以爲行人而不能孚兩國之情將留之遣使問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旣未集自知還必得罪拘之適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數其佻易而釋遣之使歸自窮無辭以白其國人則擴侂冑必擇謹厚者來矣於是遣之而復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已至於責貢幣則欲以舊數爲增追叛亡則欲以橫恩爲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姦臣三事則並飾虛說弗肯如約豈以爲朝廷過求有